

大太监安德海之死

清廉公案

闹彭城



安徽文艺出版社

大众书场

3

大众书场



闹彭城

清廉公案

大太监安德海之死

安徽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汪 洋

装帧设计：紫 燕

大 众 书 场（三）

本 社 编

安 徽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芜湖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2.25 字数：260,000

1985年10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3,300

统一书号：10378·104 定价：1.70元

上卷

孙阔应

清廉公案

长篇章回评书

目 录

清廉公案（长篇评书）……………孙阔应 1

闹彭城（中篇评书）……………唐国祿 183

大太监安德海之死（通俗小说）……………李东山 267

目 录

第一回	信谗言 大宋朝四奸当道	1
	闹寿堂 展丞相庞府蒙冤	
第二回	请圣旨 包文正封堂大审	14
	锁金殿 老御史肝胆照人	
第三回	觅皇子 八贤王路遇强梁	30
	访证人 包文正案外生枝	
第四回	明理义 唐大姐茅屋训弟	40
	借谐言 公孙策夜造御刑	
第五回	耍无赖 朱正堂假做休书	48
	灭活口 刘国舅派差抓人	
第六回	护皇亲 宋仁宗怒斩包拯	60
	请龙袍 八贤王大闹法场	
第七回	诉沉冤 寇官婆一语惊天	78
	换皇子 刘贵妃手辣心毒	
第八回	查皇案 包文正夜审贤王	99
	执国法 放粗道挥泪铡侄	

第九回	闹古坟 刘老汉爱女易装	122
	失娇子 恶淫妇残杀本夫	
第十回	闯侯府 包文正浩气凛然	151
	除大害 陈州府开仓赈民	
第十一回	假传旨 包文正蒙冤解京	164
	救恩人 展大侠贼府惊贼	
第十二回	明真相 包文正二下陈州	172
	迎国太 贤王府以假乱真	

信谗言 大宋朝四奸当道

第一回 闹寿堂 展丞相庞府蒙冤

宋仁宗时代，朝中有四害，四害之首，是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太师庞吉。那位问了，什么叫仆射？意思是众官之首，也就是尚书省的长官。这个官职名起源秦代，到了东汉末年才分为左右。宋朝相沿不改，庞吉是右班丞相，这左边可没有右边大，一般事情都是左边大，唯有丞相是右相大。因此，庞吉的权力就大。

其次，还有太后刘娘娘，七十二司司监和御前大太监郭槐，刑部尚书朱林务。这四害上欺天子，下压群僚，无所不为，无恶不作。最厉害的要算是庞吉，他怎么厉害法？连过生日都过两个。他一年两次办寿，春秋两季各办一次。

他办寿操办人是谁呢？当然要用心腹之人，这个人就是四害之一，刑部尚书朱林务。庞吉对他是言听计从。他办这寿礼有规定，什么规定？朝廷中的官僚按品级大小拿礼，市井商号按资金大小来拿，各家住户按人口来拿。上完了礼五天以后才能酬谢，其实，过五天后他不请客，谁还找他去呢？

今年秋季他又办寿，满朝文武都敢怒而不敢言。左班丞相展文祥，实在看不下去了。今年他也去祝寿，买了一张纸写了四句话，起个名字叫“百寿图”，想借机会嘲笑嘲笑庞吉，替黎民百姓出口怨气。

展文祥来到太师府门前一看，写寿礼的人全都排班站队：“唉！快点，谁家都有点事。”这个说完，那个接着说：“我老婆午后要猫月子，写完了好去办事。”

庞太师家中所有前后左右各门都设有礼帐处，美其名曰：方便百姓。

这时，朱林务从里边出来了，他打算到这儿看一下，接礼的情况怎么样。猛抬头看见了展文祥，“哟！他怎么也来祝寿啦？谁都知道他和太师素来不和，可以说冰火不同炉呀！噢！这也许是他惧怕太师的势力，想通过拜寿言归于好。”他想到这里急忙向前，叫了声：“老丞相，太师的寿辰还把您劳驾来了。”“唉！说的哪里话来，太师寿辰，满朝文武大臣都来祝寿，下官焉有不来之理？没有什么可买，我亲手写了张《百寿图》献上，略表心意。”“好！丞相在此略等片刻，待我与你禀报一声。”

说着话，朱林务拿着《百寿图》转身往里走。“且慢，朱大人，我有个要求，《百寿图》虽不值分文，我要求挂在寿堂中间，好让大家瞻仰老夫的墨宝。”“是！遵命！”

朱林务来到寿堂，寿堂摆得太阔气了。正面挂着老寿星图像，左边画有八仙庆寿图，右边是麻姑庆寿图，下面供着干鲜果品等等。

庞太师身穿上绣五蝠捧寿的紫色大寿服，头戴紫色万字员外巾，外罩一件鹤鹿同春的大氅，红中衣，厚底官靴，端端正正坐在那里，旁边陪坐的是各大奸党。这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屎克螂找他老舅——臭味相投。焚香拜寿，每个人都念一通祝寿词，有的写“身历四朝全盛日，老为一代等闲人”，有的写“花好月圆人长寿，皇恩浩荡万家春”，还

有什么“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写的太多了，真是数不胜数。

大家这一捧庞吉，他听了后舒服极了。他每听一段，就“嗯”一声，随着是哈哈大笑。这回正笑到得意之时，朱林务从外边进来了。他给太师行个礼，忙说道：“展文祥前来给您祝寿，这有‘百寿图’一张，他要求挂在中堂以壮寿荣。”

“这个……”庞吉心想，“他怎么也来给我祝寿，我们俩平日不和啊！哦，有道是冤仇宜解不宜结，大概是要跟我和好。”朱林务把图悬挂在寿堂当中，大家往“百寿图”上一看哪，全怔住了！庞吉一看气可大了，上写四句话，也可叫做打油诗，写的是“指日高升是何因，官极位显不为民，诈取双寿吸民膏，财欲熏心法外人。”这还了得！庞吉一伸手把“百寿图”扯下来撕得粉碎。朱林务可吓坏了，心想：

“我办事太荒唐了，事先我怎么没先瞧瞧写的什么。这是我，要换别人不就坏了吗？！”正在这时，就听太师怒气冲冲地喊道。“校尉们！快把展文祥抓来见我！”旁边站起大太监郭槐，忙说：“且慢！老太师何不如此这般。”庞吉附耳过去，听罢哈哈大笑，说道：“此计太妙！好，来人哪！”“是！”“请展文祥到寿堂来。”郭槐出的是什么主意？郭槐的主意不让在府门前把展文祥抓起来，展文祥身居右班丞相，也是朝廷命官，就地抓起来，不仅有伤大雅，恐怕与理也不合。不如加个请字，把他叫到堂上再抓，这就叫金风未动蝉发觉，暗算无常死不知。谁也不知道，何必打草惊蛇呢？因此庞吉连连点头说好。

展文祥来到寿堂上，看见一群奸雄，气大了，在寿堂上

气宇轩昂仰首站立，庞吉一瞪眼：“展文祥，今日是老夫寿诞之日，你来到寿堂之中，为何不跪呀？！”展文祥哈哈大笑，说：“我七尺之躯，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能给你这乱臣贼子下跪！我恨透了你们。皆因你们四害专权，上欺天子，下压群僚，横行霸道，飞扬跋扈，诈取双寿，勒索民财，害尽苍生。而今陈州一带，大旱不收，赤地千里，哀鸿遍野，易子而食，惨不忍睹！你身为朝中宰相，不能如实奏明圣上，陈州放粮，拯救灾民，反而做寿取乐，吃得脑满肠肥，你上不能捍卫宋室太庙，下不能拯救黎民之苦，妄吃爷家俸禄，怎能对起列祖列宗？来来来，你我一同上朝面君。”

庞吉听罢哈哈大笑，他没在乎。心想：“你展文祥尽管慷慨陈词，什么也不顶！”连忙说道：“展文祥，你不要忘了，这是在太师府，你是龙得盘着，是虎也得卧着，岂能容你如此猖狂？校尉们！还不与我拿下了。”说着就把展文祥绑上押入监牢。

当晚庞吉、朱林务、郭槐三个奸臣急忙计划。抓好抓，下一步怎么办哪？展文祥也是堂堂国家大臣，随便就给抓起来，恐怕也不好交待，得想法给他捏造个罪名。所以不得不商量陷害之谋。这时，郭槐言道：“为今之计，快点给他弄个罪名，就说他贪赃枉法，然后再用严刑拷打，哪怕他不招！”庞吉言道：“一无赃证，二无证人，这赃如何裁法？”郭槐说：“咱们来个张冠李戴，把老太师的黄金帛页，珍奇异宝，古玩名画用轿车拉上十几车，去到展府给他栽赃。”为什么非用轿车不可？轿车就是带棚的小车，放东西别人看不见，免得败露真相，接着郭槐又说道：“再造上一个假单据，叫祥符县令盖上印鉴，逼审展文祥，在严刑拷

打之下，一个老糟头子，哪怕他不招供！”三奸计议已妥，点头会心地笑了一下，当时派得力家人庞祥照计而行，到了祥符县找到了知县张风。庞祥言道：“展文祥贪赃枉法，押在监牢，我奉刑部之命，前去展府起赃，免不得请你一同前往，火速行事，不得有误，以证其实。”知县不敢不去，他们一同来到展府，围着展府转了一圈，来个招摇过市，造造舆论。张知县心里想：“这哪里是起赃？这分明是栽赃！”装完东西，庞祥叫知县张风在物品单上盖上印鉴。张知县一笑说：“对不起，我的印没带来。上差，请您为我代劳，把这个吃饭买卖，给老太师捎回去。”边说边把乌纱帽摘下放到车上：“代我通禀太师一声，说我张风虽然居官年浅，但在官场中早已明白了，完全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我不能丧尽天良同你们合谋害好人哪！要知道执法犯法，罪加一等，请太师也不必前来找我啦！我挂冠携眷，要远走他乡了。”说完，急忙回身到了县衙，把大印扔在枯井之内，携眷逃走了。

庞祥乃是一个粗鲁的家人，心想，有没有你那官印又有何防，既有赃物，就可作证，押车回到太师府，呈上单据，说明一切。朱林务一听县令逃走了，盖不盖印，倒是小事，外走事大，必须杀人灭口，以绝后患。当即派了心腹家将纪仇、黄伍令其追杀张知县不提。

再说三奸连夜升堂，逼审展文祥，在严刑拷打之下，展文祥画了招供，定成死罪，押赴死囚牢，单等秋后问斩。此案定成之后，刑部堂大小司官，完全知道，都是敢怒不敢言。刑部这二十四司官里，分有刑事十二司官，民事十二司官，每天轮流值日，处理一般案件。就在刑事十二司官中，

有个司官，姓包名拯，字希仁，与其他人不同。他秉性刚直，不惧权贵，办事认真，唯法是尊。展文祥定案三天后，正赶上他值班。几天来各司官都看出包拯对展一案，有些不服模样。今天他值班，还不得升堂问问，真要叫他找着缝，他都敢翻案。可在一白天都没事，大家都心中暗想：他呀，也不敢拿鸡子往石头上碰。众司官刚要准备走，只听包拯呼喊了一声：“来人，击鼓升堂！”“是！升——堂——”咚！——咚！——咚！二十四位司官列坐两旁，三班六房站立两厢侍候，快皂扑头手持煞威棒，威风凛凛。大堂口摆着鞭、牌、索、夹棍，旁边高悬肃静，回避牌两面。大堂正面上挂着一块匾，上刻“光明正大”四个字。

包拯在签筒中，拿出一支签来，喊道：“来人哪！到死囚牢内带出展文祥！”衙役们高喊：“展文祥带到！”哗啦啦，脖索、手铐、脚镣三大件直响，展文祥来到大堂跪下了：“大人在上，犯官展文祥与大人叩头。”“来人去刑。”“是！”“展文祥，我来问你，素日以何为业？”展文祥听到这儿一怔，心想这个问官，怎么与别人不一样？我干什么的你不知道吗？我素日以何为业？我是卖地瓜的。又一想官断十条路，问官从哪儿问不一定，只好答道：“大人，捕前我身为右班丞相。”“身为右班丞相，你做的是清官还是赃官？”展文祥心中暗想，这官问的太奇怪了，叫我怎么答呢？要说我是清官，怎能犯法？要说是赃官，真亏自己良心。既有定案，翻案无益。要硬说自己是清官，自己皮肉要受苦。他想到这里，急忙回答：“大人，我做的是赃官。”“我来问你，既是赃官，你初任不能就是丞相，你初任何官？由何职升到何职？又是什么人提拔？你向谁行过

贿？行贿多少？你又受过谁的贿？受贿多少？你要从实讲来！你贪赃枉法，他行贿有罪，如不法办行贿人和受贿人，今后他们还要向别的官员行贿和受别人的贿。所以你要如实招来。”展文祥心中暗想：好利害的大人哪！答道：“大人，没有向我有行贿之人，我也没受过贿。”“噯！既无行贿之人，你又没受过贿，怎能算做赃官？”“这……”这时两边众司官都为展文祥高兴，心中暗想包拯这不是要给你翻案吗？你就说被奸臣所害。他就逼你说这句话，你倒快说呀！还有的为包拯和自己命运而担心：包拯哪包拯，既已定案，你何必又复审，既要复审，就得翻案，翻了案咱不全完了吗！早晨我来的时节，就知道不好。唉！“二哥呀，看样子啊！这回要够呛啊！你给我往家捎个信去，叫她赶紧嫁人吧。”

这时又听包拯问道：“展文祥，你究竟受贿于何人？受贿多少？你要从实讲？”“大人，这个——大人，我实在没有行贿之人。”其他司官替展文祥着急，心想你就说被庞吉所害。展文祥听到这儿，明白了包拯的意思了。他才壮着胆子说：“大人，我被权臣所害。”“权臣是哪一个？”“太师庞吉。”“噯！堂堂的太师，他因何加害于你？”“只因他一年两次做寿，诈骗民财，我写下《百寿图》，前去嘲笑于他，为此，三奸定计，加害于我。诬我贪赃枉法，望大人明察秋毫，与犯官作主，平反冤案。”“如此说，你是清官，那你为何招认？”“大人，他们权势太大，我在严刑拷打之下，挺刑不过，不得不招。”“噢！你去碰他之时，你不知道他有权有势吗？知道他权势极大又何必去碰他？既要碰他，何必又怕他？而今你招认事小，株连全家事大，你不

怕祸灭九族吗？”“请大人作主。”“他怎样加害于你，一一讲来。两旁的记录官，你们要详细记下来。”两旁的司官一想：这回咱们全完啦！“哥哥呀！”“兄弟呀！”“今天是几儿啦？”“你问这个干嘛？”“咱们得记住这个日子，明年今天是咱周年哪。”

两个记录官有一个吓得直哆嗦，“完了！记完了录我也就完了。”另一个记录官很高兴，心想，宁可给好汉牵马坠镫，也不给赖汉当祖宗，今天就是陪审问官一同掉脑袋也值得。

展文祥把被害经过说了一遍，包拯命令记录官把记录念给展文祥听。记录官念完一遍问道：“是你说的不？”展文祥说：“对！对！一字不差。”“那你按上手模、脚印吧。”展文祥按完手模、脚印之后，包拯命人把展文祥送回死囚牢。然后问道：“列位大人，下官所审可是相当？”

“相当。”“相当。”“展文祥一案就是冤案，第一原卷所载，赃物在展文祥家中佛楼起出，但展文祥言道他家并无佛楼。第二赃物单据上缺少当地知县的盖印，依法论据，为之无效；第三赃物单上所记载的赃物数量和名称与展文祥所供不符。根据这三点，此案显然是冤，应该否定原案，推翻重审。列位大人你们说是也不是？”众司官一听说道：“大人所言极是。”“既然如此，请列位大人共同签押吧！”众司官一听，啊？！还叫我们画押，包拯哪，你真能整啊！这时有一个司官拱手言道：“啊，包大人，此押我们不能画。展文祥一案，情节虽有很多疑点，但已正式定案啦，常言说坐地文书赛铁箍，一字入公门，九牛拉不动，白纸黑字，铁证如山，焉能有再驳之理？请包大人再思再想。”“大人，依

你之见，既定之案，就是铁案，冤枉再大，也不能翻了，叫那些犯法者永远逍遥法外吗？使那些负屈者沉冤海底吗？你这种说法有些不妥。朝廷法度，旨在惩恶扬善，除暴安良，维护正义，有冤必伸，有错必纠，不管是什么时候，还是何人定的案，有假有冤就得推翻，就是千年的铁案也不能叫它永存在冤册下。”这时，另一个司官说：“哪，大人！下官也不能画此押。大人请想，此案乃是刑部正堂所定，并有庞太师和御前大太监郭槐亲自主宰，恐怕翻此案真比登天还难。”包拯说道：“依大人之见，此案还是不翻为好。”

“对！对！”“如此说来，不管是否冤屈，既是权臣所定，就算铁案如山，不得再动了！那岂不是看人不看法，案案都不能依法而公断啦！那些职高位显的，就可凌驾国法之上，请问，朝廷定下的王法又有何用呢？”旁边又有一个问官帮着那个司官溜缝说：“啊！包大人，可晓得刑不上大夫，法不及尊哪。”包拯言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又怎么解释呢？”又一司官还要辩解，包拯制止说：“列位大人，不必讲下去了，我包拯完全明白了。诸位大人，虽是执法之官，一向是徒居执法之位，无执法之实，看风使舵，因人施法，有法不尊，势力、国法二者相对之下，你们屈尊权势，置国法而不顾啊！”包拯又接着说：“列位大人请想想，这个‘法’字它是三滴水加个‘去’字，顾名思义，法字上不要水分，不得有半点掺假使潮之处，再说大宋朝法度，乃是高祖皇帝所定，上至皇子王孙，公侯将相，下至官吏百姓，一律要遵守，不得违犯。再者说，我等都是执法者，那就要清如水，明如镜，不徇私，不舞弊，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大义灭亲，以法治天下则天下能安，失法于民，则

民必乱。”

众司官听完包拯这一通话，全都没词啦。包拯又接着说道：“列位大人明白法律，不想徇私者，就请签押。不愿签押者，下官决不强人所难。但是各位不愿签押者，必有你们的道理，那也好，请写上说明词附在案卷上，我包拯将拚死命去面君，以便让天子裁断。”众司官一听，得了！这押不能不画，包拯玩命啦！要呈上去，分明包拯翻案有理，当初我等都参加审问来的，明知是冤案，也不敢过问，怕的是以庞吉为首的四大奸雄。那皇上一看，还不把我们全打到奸党一堆才怪呢！这叫一根绳拴两个蚂蚱，蹦不了你，也跑不了他。画吧，不画也不行啊。众司官全都按了手印。画完押，包拯赶紧把展文祥一案的原案和复审供词合到一起，急忙回到住处。为什么他这么忙呢？一则包拯为了拯救被害忠良，二则过堂时间不小了，怕三个奸雄得知来抓他。所以出了司官衙，一路小跑。他住哪儿呢？包拯住在相国寺后边小豆腐房掌柜的王山东那里。王山东和包拯很对脾气，因他二人都有个倔强性格，王山东在豆腐房一边过着豆腐，还一边想，包拯今天到现在还没回来呢？大概又跟人家直罗锅啦。他爱求个真，这一带老百姓都知道包拯，别看他官职不大，他直言不阿，办事认真，依法办案严，不徇私情。四外流传这么一句话：关节不到，有阎罗老包。把他比做阎王啦，铁面无私。

这时，包拯来到屋中，王山东说：“你怎么才回来？我正琢磨呢。”包拯说：“大爷，我办了一件事。”他把展庞两家一案说了一遍，又说：“大爷你看好不好？”王山东说：“好！我给你留了碗老豆腐呢，还有辣椒油，吓！都给